



风云人物

中华百杰传

秦代风云人物

QINDAIFENGYUNRENWU

本书编委会 编写

沈阳出版社



风云人物

中华百杰传

秦代风云人物

QINDAIFENG YUNREN WU

本书编委会 编写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秦代风云人物 / 《秦代风云人物》编委会编写. —
沈阳 : 沈阳出版社, 2014. 6
(中华百杰传)
ISBN 978-7-5441-5946-3

I. ①秦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列传—中国
—秦代—青少年读物 IV. ①K820.33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8217 号

出 版 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: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47mm×210mm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5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4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耿作军 焦 健 张 楠

封面设计: 盖哲锋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刘 洋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5946-3

定 价: 25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-mail 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倒装、缺页、脱页现象, 请与本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范 雎	3
苏 秦	93
蔺相如	189
吕不韦	243
秦始皇	339
李 斯	421



秦代风云人物

范 睢

大论辩家苏秦身佩六国相印，兼任赵、齐、楚、魏、燕、韩六国联盟的“纵约长”时，本传的主人公范睢还是个未满十岁的孩子。那年，苏秦回家省亲，途径魏国国都大梁时，上至魏王，下至百姓，全城人涌上街头，都来迎接苏秦，以一瞻苏秦风采为快。

范睢被他父亲抱着也夹在人群中间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当苏秦坐着四匹高头大马拉着的华丽暖车徐徐走过时，四周的人们欢呼起来。父亲指着高居车中的苏秦，对范睢说：“孩子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范睢瞪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迷惑不解地摇了摇头。

父亲说：“他就是六国相国苏秦。”

范睢问：“苏秦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？”

父亲用十分钦慕的口气说：“他博学多才，特别是他的口才，天下无人能比。”

范睢似懂非懂，歪着脑袋瓜，手指着渐渐远去的苏秦说：“我长大了，也要像他一样。”

父亲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夸奖说：“吾儿从小就有这样远大的志向，我范家门庭，不愁不光耀了。”

一晃，十年过去了。范睢在父亲悉心培养下，长成一心怀抱大志、博学多才的年轻后生。范睢特别崇拜苏氏三兄弟和张仪，立志要做一个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，实现父亲对他的期望。可是，在当时，有才无钱寸步难行。范

家半耕半读，温饱尚且难以维持，哪有余钱为范雎打通门路，进身上层社会呢？

秦昭王三十二年（前 275 年），秦国相国穰侯统兵十万向魏国大举进攻，魏王派大将芒卯领兵迎战，结果华州一战，魏军大败，主将芒卯也险些成了俘虏。秦兵乘胜追击，很快打到了魏国都城大梁城下。魏国上下人心惶惶，魏王召集群臣计议退兵之策。秦军大兵压境，一些大臣主张献地求和；另一些武将则主张与秦军决战，待援军来后，将秦军消灭在大梁城下。魏王见两派意见不一，争论不休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正在这时，大夫须贾站出队列，向魏王谏道：“今者秦兵围魏，非欲灭魏，惟欲多割地也。臣请说秦穰侯，勿须费一兵一卒，退兵安魏。”

魏王听了，十分高兴，当即决定，派须贾为使臣，前往秦营。底下文武百官，见须贾自告奋勇，消兵解难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心下暗想：“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急功近利，竟然要去捋老虎须子，没听说过他哪里来的这番勇气。”谁也就不吱声，一心要看他的笑话。

原来，须贾新近吸纳了一个宾客，这个人就是范雎。当芒卯落败、秦兵乘胜前进的时候，范雎就对须贾说：“秦兵此次来犯，所带兵力不足以灭我魏国，只不过是虚声恫吓，压魏王答允多割土地予秦而已。”

须贾觉得范雎很有见识，就问他：“如何解去秦兵之围，望先生告我。”

范雎说：“此时正是大人邀功晋级的最好机会，只须大人如此这般，不但可解大梁之围，还可建功受赏呢。”

须贾听了，不觉满心欢喜。于是才有了他向魏王自

荐退敌的这个举动。其他大臣不知道其中缘由，所以才等着看他出乖露丑。

第二天，须贾带着范雎出城去见穰侯。须贾照着范雎所教的，对穰侯说道：“臣闻魏氏大臣父兄皆谓魏王说：‘初时惠王（即魏惠王，又称梁惠王，惠王三十一年，即前340年），攻伐赵国，战胜乎三梁（赵国地名），十万之军拔邯郸，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。齐人攻燕，杀子之，破敌国，燕不割，而燕国复归。燕、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乎诸侯者，以其能忍难而重割地与人也。宋、中山数伐数割，而随之以亡。臣以为燕、赵可效，而宋、中山可引为借鉴也。夫秦，贪戾之国而无亲，蚕食魏，欲尽占三晋之地，败韩将暴鸢，割八县，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。夫秦何厌之有哉！今又败芒卯，入北地，此非但攻梁也，且欲劫魏王以求多割地也，魏王必勿听也！今魏背楚、赵而与秦议和，楚、赵必怒而与魏争事秦，秦必受之。如此，秦挟楚、赵之兵以复攻，则魏复求国不灭而不得矣！一致劝魏王勿与秦和。即便与秦议和，亦必少割地而有人质，不然，就必被秦所欺。’此乃臣自魏得闻，愿君据之虑事也。”

穰侯魏冉听了须贾这番话，低下头来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又抬头看了看须贾和范雎说：“且再说下去。”

范雎与须贾交换一下眼色，示意须贾继续说下去。

须贾清一清喉咙，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又说了下去：“《周书》曰：‘维命不于常。’此言幸之不可数也。夫战胜暴鸢而割八县，此非兵力之精，非计之工也，天幸为多矣！今又败芒卯，入北地，以攻大梁，这又是赖天之

幸盲目之举也。智者不然！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，臣以为不下三十万。以三十万之众，守十仞之城，臣以为虽汤、武复生，弗易攻也！夫轻信楚、赵之兵，凌十仞之城，战三十万之众，而志必举之，臣以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，未尝有之也。攻而不能拔，秦兵必疲，前所占陶邑亦必失。如此，则前功尽弃矣。今魏方疑，可以少割收也，愿之及楚、赵之兵未至于大梁也，亟以少割收为上策。魏方疑，面临是以少割收议和，必欲之，则君亦得所欲矣。楚、赵怒于魏之先已议和，必争事秦，纵约由此散，而君后择焉。且君之尝割晋国取也，何必以兵哉？夫兵已全而君制之，何求而不得？何为而不成？臣愿君之熟计而无行危矣！”

穰侯还是不肯答应议和条件，须贾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范雎这时插言道：“我家大人皆替君虑之，君如迟疑，恐回去，魏王怒，悉国兵以抗秦兵，约楚、赵之兵后继，到那时，君欲回兵而不得也。”

穰侯魏冉是个老奸巨滑的人，听了须贾那番话，怕须贾有诈，所以不肯答应议和条件。一听须贾身边这个年轻人说的话，心里格登一下，只觉后背有股冷风袭来，暗暗说：“好一个厉害的年轻人，此人话虽不多，却字字如刀，直刺要害，不可小视！”穰侯转过头便问须贾：“你身边孺子是什么人？”

须贾答道：“他叫范雎，是我门下宾客。”

穰侯魏冉没有再问什么，只说了句：“好吧，我们就来签订协议，我即刻退兵。”

于是，须贾同穰侯签订了和约。穰侯下令停止了围

攻大梁，带兵撤回了秦国。

须贾完成使命后，回到大梁，受到魏王的嘉奖，提拔他做了中大夫。须贾由此才对范雎刮目相看，把范雎待为上宾，视为心腹，有什么大事都要找他来商量。渐渐地，范雎的才能逐渐得到了魏国大臣们的重视。可是，由于范雎出身贫贱，在相国魏齐控制的朝廷里，范雎一直受排挤，没能得到重用。

二

不久，魏王派遣须贾出使齐国，这次出访主要是修补魏国与齐国两国的关系。须贾感到此次任务艰巨，便把范雎以随同人员的身分带上，一同前往。为什么须贾这么忧虑呢？原来，范雎得知这一消息，曾经劝过他。范雎说：“当初齐湣王无道，我国乘其危落井下石，助燕破齐，几灭齐国。现齐襄王当政，有田单等一大批文臣武将辅佐，国势日强，欲雪当年之耻，与魏积怨甚深，我料定此去定无所得。”

须贾已经接受了这项使命，无法推辞，所以一路上闷闷不乐，少言寡语。范雎本不想随同前往，碍于须贾百般央求，最后也只好同意了。两人各怀心事，无心观赏道路两边的大好春光，坐在车里，在辘辘的车轮转动声中竟都睡着了。

须贾一行，走了三天路程，傍晚时分才抵达齐国都城临淄。齐襄王听说魏使来访，不由想起当年情景，对魏国恨意未消，吩咐手下：“对魏国使臣从简待之。”须贾

等人又饿又乏，好不容易到了临淄，盼望着能洗上个热水澡，美美吃顿晚餐，在豪华宾馆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，明天一早再去面见齐王。谁曾想，须贾到了临淄好长时间也不见齐国有人来迎接。须贾十分恼火，跑到相府大叫大嚷一顿，不仅没见相国露面，却招来了相府的下人们取笑。须贾无计可施，只好忍气吞声回到街上，花钱租了间客店安顿下来。

第二天，须贾带着范雎去拜见齐王，投帖进去许久，也未见宫里来人带他们进去。须贾和范雎两人从早晨一直站在宫门外等到中午。腿也站酸了，腰也累疼了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懦弱无能的须贾不敢再发脾气，惟恐宫廷武士对他动武，折了他这个使臣的面子，就那么硬挺着。

范雎年轻，血气方刚，哪肯受这窝囊气，见须贾毫无反应，只是一味忍受，实在忍耐不住了，对须贾说：“大人，如此等待下去，何时是完？我且进去与之论理。”没等须贾点头同意，范雎迈开大步，历阶而上，径直向宫门就闯去。

守门武士见范雎闯宫，架起刀枪拦住，大声喝道：“哪来的强贼，敢来闹事？”

范雎站住脚步，把头一昂，愤愤大声喊道：“吾闻齐国向来厚待来聘使节，今者吾与须贾特使聘齐，理应受到礼遇。自昨日至今日，我们未见贵国出来一个官员接待，竟让我们臣仆忍饥立于宫门之外，是何道理？如果齐王再不接见，我们将返回魏国，将你国慢待使臣之事遍告天下，试看齐王将如何收场？”

宫廷卫士听他这样一说，忙进去通禀。过不多时，

有一官员模样的人走了出来，向须贾和范睢两人陪着笑脸说：“我们大王方才正处理一项紧急事务，未能及时召见贵国使臣，乞请原谅。请二位随在下进宫，我们大王要召见你们。”

须贾这时倒来了脾气，对那位官员说：“我们不想见齐王了，准备就此回国述职。”

范睢心里说：“我刚才不过是虚声恫吓，怎么能当真！如此一走，回去如何交待？”想到这里，拉住须贾说：“大人息怒。方才这位官员不是已经向我们谢过罪了吗？还是以大局为重，国事为要，待见过齐王再理论不迟。”

须贾听了，也顺着台阶下来，仍装出盛气凌人的样子说：“你说得是，待我们见了齐王再作计较。”说完，与范睢一起跟着那位官员进宫了。

齐襄王坐在朝堂上，一脸冰霜，须贾见了，两腿乱颤，方才那股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拜见过齐王之后，站在那里，手足无措，一时不知如何开口说话。

齐襄王见须贾这番模样，更端起国君的架子，劈头就责问道：“魏、齐本为盟国，为何见燕恃强凌弱，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，翻脸无情，逼我先王投崖捐躯，使我社稷蒙难，百姓受苦，回想起往昔，这实在令寡人切齿痛恨。今有何面目来见寡人？”

须贾本来心就发慌，被齐王一顿谴责，竟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。范睢站在一旁见了，又急又气。看见须贾好半天也不说话，面红耳赤，嚅嚅难言的样子，上前一步，一揖到地，大声说道：“大王此言差矣。当年齐湣王纵情声色，重用奸臣，不问国事，泱泱齐国，日渐衰落，这些

岂是魏国之罪？齐国民怨沸腾，怨声载道，人人思变，这难道也是魏国之过？齐湣王自恃国大兵强，赂秦而与五国为仇，与虎狼为伍，欺凌弱小，早为山东各国所恨，岂独魏一国哉？而今大王文武盖世，应思重振桓、威先王之余烈，如果斤斤计较齐湣王时所结的恩恩怨怨，但知责人而不知自反，恐怕又将蹈齐湣王的覆辙了。”范雎说完，把头一扬，两眼注视着齐襄王的面部表情。

齐襄王早就听说范雎有苏秦、张仪之辩才，有管仲、晏子治国安邦之韬略，今听他适才这番不卑不亢，人情入理的雄辩，内心十分敬重，将范雎叫到身旁，命人赐坐，同范雎亲亲热热地谈了起来，却把大夫须贾冷落一旁。

须贾不知反省自己，却对范雎又嫉又恨，站在那里一个劲生闷气。

当天晚上，齐襄王派心腹大臣把范雎请出来，领到客馆里。那个大臣私下劝他说：“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却只是在魏国做如此无能之辈的随从，岂不可惜！人生在世，谁不图功成名就，光宗耀祖！先生明珠暗投，辱没一生，并非明智。如先生有意，我们大王对先生十分敬重，欲挽留于齐，委以重任，共图大事，不知先生可有意否？”

范雎听了，脸色顿时严肃起来，对来人说：“臣与使者同出，而不与之同入，不信无义，何以为人！范雎我决不贪图富贵，去做那背信弃义的小人。望大人且与齐王言之，我不能领受齐王的盛情。”

这个大臣回去把范雎说的话，向齐王一一做了禀报。齐王听了，心里对范雎更加敬重，命这个大臣赐予范雎黄金十镒以及丝绸、酒、肉等物。

范雎身在异国，肩上负有通使重任，怎敢私下接受齐王馈赠之物，再三婉言谢绝。可是任凭范雎怎样拒绝，这个大臣硬是把这些礼物留了下来。范雎无奈，就把齐王派人送来的黄金及礼品统统上交须贾。须贾身为正使，连日来遭到齐国上下冷遇，而手下随从却受此优待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范雎把经过告诉他之后，须贾令他封还黄金，留下酒、肉等物。范雎按照须贾的吩咐一一照办了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出使齐国不为功名利禄所诱，一身正气，清清白白，高风亮节，却反遭到须贾这个小人的冷枪暗箭，以致于差点丢了性命。

须贾和范雎在齐国呆了好几个月，也未能说通齐国与魏国改善关系。须贾无人理睬，而范雎却经常有人来请，热闹非常。须贾不怪自己无能，却把这所有一切全推到了范雎头上。嘴上不说，表面上仍与范雎嘻嘻哈哈，暗地里却对范雎恨得咬牙切齿，心想：“你这个穷小子，没有我须贾提拔你，哪有你今天？齐国君臣对我冷若冷霜，对你却恩宠有加，这其中，一定是你与他们暗中勾结，出卖魏国利益，若不然咋就这么对你好呢！”须贾见齐王始终不肯答应与魏国议和，恢复关系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和范雎返回大梁。

须贾回到大梁以后，把议和不成的责任完全推到范雎身上，说范雎背着他和齐国君臣来往密切，接受齐王赏赐的黄金及其他贵重礼品，还造谣说，范雎借出访齐国之机，里通外国，出卖情报，从中获利等等。魏国丞相魏齐信以为真，也不做调查，命人将范雎抓来问罪。

范雎正端坐房中读书，忽听一声门响，回头一看，

见四五个带甲武士闯了进来。范雎不明所以，正要大声责问，那几个武士跑上前来，不由分说，就七手八脚将他绳捆索绑起来，押上就走。范雎十分气愤，拼命挣扎，大声喝斥道：“吾乃中大夫宾客，为何如此待吾？”

里面有个头头模样的人对他说：“我们奉相国之命，照令行事，你有什么冤屈，只管对相国说去。”说完，喊了声：“带走！”就把范雎押上囚车带走了。

范雎被押到相府，推推搡搡，来到大厅。范雎这时才看清楚，里面除了相国魏齐坐在上面，旁边还有须贾等一千人。范雎顿时明白了，自己是被须贾所陷，不由得又恨又气。他上得堂来，立而不跪，高声抗辩道：“我与须贾大人刚从齐国出访归来，其中劳苦无人过问，为何将我以罪人相待？我要相国大人说个明白。”

魏齐听了，嘿嘿冷笑，喝问道：“本相还没问你，你却反客为主问起我来了！早有人告发你在齐国私结敌国，出卖情报，犯有通敌叛国之罪，还有何脸面强辩？”

范雎不服，大声说：“我与须贾大人在齐国数月，朝夕相伴，如影随形，怎能干出那些事情。须贾大人也在这里，他可以给我作证。”

魏齐听了，又是一声冷笑，对范雎说：“正是你家大人须贾大夫告发的你，让他跟你说好啦！”

须贾本来就心虚胆怯，拿不出来任何真凭实据证明范雎通敌叛国，但为保住自己面子，硬是一口咬定：“你背着我，不断与齐国官员接触，若不是偷卖情报，为何齐王送你黄金、牛酒？”

范雎到这时，百口莫辩，本想说：“你这个无能之

辈，办事不利，推卸责任，想拿我当垫背的。”但转念一想：“也许是须贾大人误会了我，待我当众说个清楚。”想到这里，面向魏齐说：“齐王送金及牛酒与我，欲留我于齐。我对齐王说：‘臣与使者同出，而不与之同入，不信无义，何以为人？大王对不信无义之人，又将如之何？’故此，齐王以为我重信重义，不辱使命，才以黄金及牛酒相馈赠。此中细节，我在齐国之时就已对须贾大夫讲明。难道须贾大人没跟相国说吗？”

魏齐转脸问须贾：“他所言可是实情？”

须贾怎肯承认范睢所讲的一切，一口咬定范睢私受贿赂，其中必有隐情。

魏齐听信须贾所言，见范睢不肯交代，不由大怒，把桌案一拍，喝道：“人证物证俱在，尔还是百般狡辩，实在可恶。来人哪，给我用刑！”

魏齐一声令下，两旁武士一齐上来将范睢按倒在地，乒乒乓乓地打将起来。起初，范睢还一个劲地喊冤，打到后来，声息渐弱，到最后一点声息都没有了。这一顿暴打，直把范睢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牙齿打掉了，肋骨也打断了，昏死过去。

武士见范睢断了气，这才住了手，向魏齐回禀：“罪囚范睢已死，请相国当场验过。”

魏齐听了，还有点不放心，走下来亲自察看，见范睢一动也不动横卧在地上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，用脚狠狠地踢了几下，见范睢毫无反应，也以为范睢真地死了，便说了声：“拖下去。”

武士拿来一张破席，将范睢卷了，扯住范睢的两只